

明文在

一
函
十
冊
函

明文在卷七十九目錄

墓誌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誌銘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張運使墓誌銘

訓導殷翁墓誌銘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李君墓誌銘

唐順之

唐順之

唐順之

唐順之

歸有光

歸有光

明文在卷七十九

常熟薛熙纂
太倉徐龍驤訂

墓誌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誌銘

唐順之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一
不膩乎其外猥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鉤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
一束修之間畏之若苞苴然謙以裕乎其人一輿臺之賤接之若
賓友然行必愜乎人之所安故不爲嵬崖嶄截之行言必衡乎力
之所抵故不爲要渺浮闊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
文選司郎中卒於京師年四十有四出其橐得四金不能棺其寮
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而黎
君又屬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
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清

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閏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隸泰州守禦所故君爲泰州人林氏自徙泰州未有以儒顯者爲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爲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爲太安人君始以窘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筩注膏繫衣帶閒惟所適則出膏於筩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屨織屨讀書率以夜不睡嘗日中不能炊貰米於鄰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寐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人物以自考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於是駸駸有意乎及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矜崖岸鎖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往拜

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爇柄故雖諸寮中率自相猜抵君色溫氣
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
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旰出部則徧走刺
荅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蒸蒸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
君親己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
爲常後爲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
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爲多
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
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爲主事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
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
中其志行幅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沈
密矣然君猶面疵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斂可知已王君汝中
灑落而君小心周慎畫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
王君爲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年

母安人病癱臥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
家無一錢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病病少
閒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
學以其閒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爲聞
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
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
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調
文選郎君自爲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黷而虐君請於尙書黜之泰
君鄉也尙書赳赳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
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
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知君爲吏部
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爲稽勳郎具白尙書以過淮事薦
其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爲其
一怙勢者不能爲而君爲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

泰州守事則尤爲君所難君旣長選事益思薦進賢人慎擇監司
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盡如所欲爲則君自謂曰
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
心相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
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
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受牌坊銀事雖眾以爲妄然君獨
自念束髮砥行遭黜染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已爲之旣任
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瘁居無何病
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舁歸舍先是君嘗會
朋友講曾子啓手足意懇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
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
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曉暉曜昕曉樸而材能似君者也
爲庠生妻某氏暉聘某氏女一嫁王用賓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
日墓在某所君不喜爲華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爲詩古

文務理道質而不豔如其人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以書以餘子給事王千戶某所某奇君令與其子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且嗤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跪謝乃解後君貴常恩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君嘗有言天然之門盎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爲我偶不爲人脩天心之窟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樓臺殿闕糞壤鼠穴亦所不遺歲疾於藪有茹其垢蓄德之資有如寶然王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暖姝姝不其淺而我韻君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規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唐順之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於多歧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於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

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亡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於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於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眾且譁然佛老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名而畏其影雖精微之論出於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與先生少嘗刻鏤於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於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効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

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於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乃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懌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蹇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癯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匡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眾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緜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戍武平遂爲亳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曰鑑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萱皆無子而伯

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爲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於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於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於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爲之銘曰

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歎焉其猶龍乎芴芴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莞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實是譙毫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參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毫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其尙何存

張運使墓誌銘

唐順之

張公諱愷字元之號企齋後更以其所居爲號曰東洛先世居江陰至公父始徙無錫故今爲無錫人公以成化甲辰中進士遭父喪服除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主事落職爲順德府管馬通判歷東平州知州黎平府知府又落職家居用言官薦起知太原府未任轉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仕歸凡若干年而卒年八十有六爲人狷介自植於不潔一無所屑其居官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有所詘其志其在山海關關故籍錢於旅人以給官用公卽移檄永平府使量出官帑代其費至今便之歷順德東平黎平三州郡皆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後誅罰其自東平徙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忍其去公平生旣不受人一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溷公自爲進士服除赴選邑令贐之二十金公謝卻之其後爲運使罷歸諸賈人力請致羨餘九百金於公公拒弗納也獨在東平時受一帶於郡人太守張鄴鄴重義人

也年九十餘矣未嘗謁於有司公去東平獨率子弟出餞且請贈公兩帶公辭不獲而受其一惟公能致鄜之出惟鄜能致公之受蓋兩相爲重云其在黎平黎平所治苗獠獸伏谿峒頑獷不可羈縻而府治寓湖廣五開衛城諸苗入辦稅錢率爲官軍攫取不敢入以是多逋課又舊設撫苗官苞苴黷貨大爲諸苗害公力請罷之且移文湖廣諸司嚴戢官軍由是諸苗始出入城郭無所苦而稅錢得完諸苗有仇殺積十餘年不解者公與刻日爲盟遂解去自是賢聲著蠻中在運司公清如州郡時鈐束貴勢人不得占鹽公雖以廉幹強直爲上下所快亦以此取嫉於人故屢奮而屢蹶其自刑曹而出順德也坐中官羅織諸曹或謂公居曹未久可自白公曰諸曹皆無辜我何用獨免爲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爲咎然竟不往因齟齬力請謝病值閹瑾怒罰米奪官則又蹶在運司爲忌者所論則又蹶蹶不不肯少貶而世遂亦不能容公然其忠信著乎其官靖節乎乎其鄉則雖嫉公者固亦不得掩也公壯

歲嚴毅晚更益以寬和絕聲色綺麗博奕之好罷歸三十餘年未嘗一詣公府里人高其義有曲直多就公決公死時篋中無一金之積嘗有盜夜突入其室發篋空無所得去公爲詩識之曰平生不受一文賄垂老猶疑干錮藏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及備遺錄補贊四臣事評蠙竅餘音諸書共若干卷藏於家張氏先世皆不仕而公父禰以公故贈奉議大夫娶於鄧而生公自公之存諸子諸孫已至二十餘人皆爲儒稱其家風其詳在狀誌中公卒於嘉靖戊戌五月八日次子塘等將葬公於萬安鄉之新阡啓公配過華二宜人之兆合焉而以墓道之碑請於余余昔讀貢禹有言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處家而得利者爲豪雋夫漢之俗尙近古然已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以余耳目所見聞有不勝可慨者也然則銘公其可辭銘曰

世下而趨純白日渝皦皦張公潔志勵行始官刑曹值闔見傾與僚同禍而不自明骯髒獨信遂與世屯旣奮而飛復曳其輪好公

族公世有干態惟公抗節終始一概公歸於家四壁故廬閉門終日左圖右書繁華滿前公一不好枵然空篋爲盜之笑三十餘年不出戶庭後進慕公曰此典刑鄉人慕公曲直就辨縉紳慕公罕見其面如公篤行今也則亡刻辭於墓以愧墨夫

訓導殷翁墓誌銘

唐順之

翁姓殷氏諱佐字時衡號龍巖無錫人也殷氏之先有諱序者舉進士遭遇文皇帝時自知州擢布政使布政生璉璉生廣成廣成娶於馬而生翁殷氏以布政公故閥閥推高邑中其子弟相尙以志氣以撐持門戶爲事而翁居其間尤倜儻魁岸自喜然殷氏自布政公以儒術進至翁大父父與諸昆弟則多隱於布衣而翁乃復自奮於儒翁昆弟四人而翁次在第三其長兄俊余嘗銘其墓秋野翁者也秋野旣代父治家事而翁因得專意於儒初布政公爲四川布政時禦茂州叛番有功活降者數萬人番人立祠以祀翁始向學卽慨然發憤曰吾先世功德不可無繼其業者而布政

公故以詩舉進士爲無錫首其後詩學旣廢而邑中諸經師往往以尙書教授於是翁乃別授尙書翁旣發憤於先世之業又無家累也以專其志故其誦習勤苦精究不間日夜夜率五鼓起以疏黃爇火然燭至旦爲常旣徧以講於邑中諸經師則又博求四方之精於經者爲師其最著者同邑張運使愷華亭錢修撰福運使敦行人也修撰以文雄一時其尙書則用以魁禮部試者故翁耿介負氣不少媼阿於俗得之張氏其爲文冠冕跌宕馳驟不詭繩墨得之錢氏爲多翁在經師同門諸弟子中嶽嶽無所讓諸經師亦每注意翁其爲庠諸生在同庠諸生中嶽嶽無所讓諸提學及諸提調官每試亦輒前翁久之翁所與同經師及同庠諸名士往往登第去爲達官而翁獨逡巡庠校中凡六舉而不一遇其後以久次貢京師則翁年五十餘矣遂以貢選爲贛之信豐訓導贛在嶺上信豐尤僻壤科第絕少翁至則以素所聞諸經師者切劘諸生頃之有張生純者果得舉人以爲是殷師之教也居二年力請

致仕歸翁旣歸而向時所與同經師同庠諸名士登第爲達官者亦多解官家居其伯兄秋野翁亦旣老而致家事於子矣翁家居則與秋野翁白首訢訢相對每賓燕子弟環列或劒負兩翁兩翁蛇委其閒而出則與其故人同時解官者相與結觴詠之會談說故事以時登眺爲樂久之翁病失明而故人亦零落且盡乃獨坐臥一室時時口誦所記憶少時所聞諸經師者以教子旦已而子旦篤於學行能文章有聲則翁喜謂可以卒先世之業而繼吾志矣翁爲人貌偉少魁岸倜儻自負至老而其氣不衰年八十有二而病卒卒之日嘉靖乙巳九月十六日也翁配某所著有龍巖稿藏於家旦以翁卒之明年十二月一日啓先嫡母之兆合葬於舜柯山祖塋之次旦與予善故翁之葬也旦來請銘銘曰
其爲諸生卅年不遇其師諸生二年以去究其初終不離庠序學此數此弦誦書數博士傳經多在門生亦在其子旣文且美謂翁數奇其偶在此